

女人巢

〔德〕黑拉·林德 著 陈钰鹏 译

N Ü R E N
C H A O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女人巢

〔德〕黑拉·林德 著 陈钰鹏 译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女人巢 / (德) 黑拉·林格著, 陈钰鹏译. - 上海:

上海文艺出版社, 2007.11

ISBN 978-7-5321-3234-8

I. 女… II. ①黑…②陈… III. 长篇小说-德国-现代

IV. I516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167777 号

Das Weibernetz, by Hera Lind ©1997 Fischer Taschenbuch Verlag, Frankfurt am Main, Germany,

Through Lin book & Media Agency (in Chinese) All Right Reserved, Chinese Edition © 2007 Shanghai Literature & Art Publishing House

(沪权) 图字: 09-2007-772

责任编辑: 曹元勇

封面设计: 袁银昌

女 人 巢

(德) 黑拉·林格 著 陈钰鹏 译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地址: 上海绍兴路 74 号

电子信箱: cslcm@public1.sta.net.cn

网址: www.slcm.com

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交大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890 × 1240 1/32 印张 11.75 插页 2 字数 273,000

2007 年 11 月第 1 版 200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1-3234-8/I · 2461 定价: 25.00 元

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

T: 021-54742977

译者前言

一个 39 岁的单亲妇女(家里没有丈夫、独自抚养孩子的妇女),带着三个孩子,在以男人为中心的现代社会中,倔强地自力更生、自找职业、自创事业、联合女性与社会抗争,成为职业妇女的楷模。

德国当代著名畅销书作家黑拉·林德以其贴近生活的现实主义写作风格,用人们关注的职业妇女为题材,运用幽默讽刺的语言,再次推出她的典型女性小说之一《女人巢》。此书在德国轰动一时,成为作者又一部成功的畅销书。

黑拉·林德于 1957 年出生在德国北威州比勒费尔德一个医生家庭,父亲是保守的天主教徒,母亲是音乐教师。受母亲的影响,黑拉·林德在念小学时唱歌已经十分出名,而且还会写曲子。

黑拉·林德在大学里攻读过神学、日尔曼学和音乐。毕业后曾在德国电视一台合唱团工作。1981 年开始她的合唱团演员生涯,作为古典音乐演唱家,她随团周游了整个欧洲、以色列、日本、美国和南美洲,演唱过巴赫、勃拉姆斯和威尔第的作品。之后又出过自己作词的唱片。

29 岁时,黑拉·林德怀上第一个孩子。怀孕后期,在不得不休

息的情况下,出于无聊,她翻阅着以前的日记,慢慢发现了自己的写作才能。于是她以回忆作为素材,只用了几个星期的时间便推出了处女作《干什么都合适的男人》。这部描写独唱演员保利娜·弗罗姆特的长篇小说印数达120万册,而且很快被拍成电视片。从此以后,黑拉·林德一跃而成为德国当代知名畅销书作家。她的《超级女人》(印数280万册,拍成电视片)曾经名列德国畅销书排行榜首一年之久,后来还是被她自己的另一部畅销书《魅力女人》代替了位置。

德国电视二台总编辑克劳斯·布雷塞尔于1995年发现了黑拉·林德在电视节目主持方面的天才,于是在1995至1997年期间,黑拉·林德每星期六为德国电视二台主持家庭访谈节目《黑拉·林德和周围的人》。从1997年至1998年,黑拉·林德又作为赖因哈德·芬德里希的接班人,在德国电视一台主持单身秀栏目《心肝宝贝》。

黑拉·林德的才华是多方面的,作为一名成绩斐然的女强人和完美女人,她经常在社会各阶层作妇女魅力讲座。

2000年对黑拉·林德来讲是重要的转折年,经过十四年的共同生活,她终于和丈夫乌尔里希·海登赖斯博士分手,与奥地利的饭店经理恩格尔贝特·赖恩结婚。这一年,她更换了出版社。

黑拉·林德的小说题材以职业单身妇女为主,她注重人物性格的描写;语言幽默、善用夸张讽刺的修辞手法是她的小说特点。但她同时非常顾及语言的通俗性,如在《女人巢》中大量运用口语和柏林方言。

《女人巢》的构思别致、人物性格鲜明。小说中有一个助人为乐的瑞士男子布吕德利,他给予休假中的女主人公齐斯一系列帮助。齐斯将他看成恩人,同时也深深爱上了他。一天晚上,齐斯终于克制

不住自己，欲与布吕德利做爱，不料遭到同样爱着她的布吕德利的拒绝。于是齐斯断定布吕德利和那些无赖记者是一伙的，是他们的间谍……事隔几个月，齐斯在电视台主持艾滋病人访谈节目，碰到一位来自瑞士的嘉宾，他被妻子逐出家门，因为他患了艾滋病。此人原来就是布吕德利。他认识齐斯的时候，已经患有艾滋病。齐斯悲喜万分、百感交集，原来她所仰慕和挚爱的人是如此可怜、如此人道……

齐斯在电视台试播，女编辑通过耳机控制她，让她不要再和一位女嘉宾多说话了：“她完全离题了，在她身上我们可以省点时间！”于是齐斯照搬不误，对女嘉宾说：“在你身上我们可以省点时间，你完全离题了……”就像小品和相声一样幽默，人物的性格也就在幽默中被衬托得活灵活现。

黑拉·林德的长篇小说尚有《租来的丈夫》、《甲板上的谋杀》、《当爸爸的那天》（儿童文学）、《做女人容易》（被拍成电视片）等。

陈钰鹏

2005年9月1日于上海十方阁

献给玛丽昂、吉特和科尔布太太；

献给德国电视二台的演播组——我由衷感谢的演播组。

隔壁正好也有人住进来。我听见钥匙在锁孔里转动,然后是叽里呱啦的声音,放箱子的声音,一个男人和几个孩子说话的声音;推行李车的饭店员工用意大利语说了声谢谢,门砰的一声关上了。接着又响起喧闹声和嘈杂声,外加踢踢踏踏的脚步声。

好呀,来吧,孩子们,我心里想,这再合适不过了。如果我们这儿太闹了,他们肯定不会有意见的,说不定我的三个孩子会跟他们交朋友。我这些可怜的无人照管的半孤儿呀,只要有人和他们说说话、和他们玩玩,我就心满意足了。

我倒在床上,唉!带着三个孩子开八个小时的车!这是我平生第一次独当一面做这种极为大胆的事情,但我不得不做。现在和将来我再也不会做了。

昨天闹得很厉害,恩诺说要娶我。

我干脆说不行,到了我这样的年龄,又是三个孩子的母亲!于是恩诺打点行装,到某个女委托人那儿去了;我也打点行装,也就是说,我装好了四个箱子,还要带上三个包、旅行床、童车和三包绵纸尿布。现在我们来到了这里,没有恩诺,我的心情很好。

在阳光灿烂的炎夏,在这天堂般美妙的地方,我们将度假三个星期。

我就是要这样,我要知道,没有恩诺我是不是也能活下去。我完

全有把握,我肯定能撑下去的。

一个人如果最后能独立思考和独立处理事情了,他大概不会再记得七年来一直监护自己、责备自己并以为什么都知道得比别人更清楚的另一个人了。我高兴地期待着未来的每一分钟,我振作起来,打开箱子,整理物品,给孩子们洗洗,跟他们亲热亲热、费劲地把电热毯铺到床单下面。

“弗兰茨,你就不能从我的床上下来吗?”

“又说我!”老大嘟囔着,他刚才捧着电子游戏机在堆放着的行李之间伸展四肢,躺在我的床罩上。老二懒洋洋地靠在床脚端,摆弄着饭店电视机的遥控器,动画人物在荧屏上踉踉跄跄地活动,他们说的是外国话。

“这些人怎么连德语都不会说!”我那可爱的孩子抱怨说,“我不待在这儿,这儿的一切令人讨厌!”

老三在套房里躺着,她穿着从周围箱子里抽出来的毛衣和裤子,好不爽快地来回动着。当然啦,挤在儿童座位上,坐了八个小时的车以后,她需要有个活动的地方。重要的是她不要弄痛自己,不要掉进什么地方,不要去开迷你吧,不要把玻璃杯扔进抽水马桶。

“我们到底什么时候去吃饭啊!”老大失望地叫了起来。他已把最后一袋饴糖吃完了,纸袋被捏成一团放在床前小地毯上。

“等箱子整理好,我洗了淋浴后就去吃饭,”我温和而明确地说。“现在你从我的床上下来,帮我铺好电热毯。”

老大很不情愿地从床上下来。

“怎么老是要我从你的床上下来!”

“因为你穿着脏裤子坐在上面!快,把屁股抬起来!到花园里去看看,是谁住进了隔壁房间。”我让情绪恶劣的儿子精神振作起来。“你肯定会找到年龄相仿的玩伴的。”“他们讨厌得很,而且不会

说德语，”维利说，接着沮丧地关掉电视机，“我会离开这里的！”

“你们很快会习惯的，”我保证说，同时把床单再次铺整齐了，“我们三个星期的时间。”

这时老三把我的旅行卫生包从箱子里拉了出来，三十五个卷发筒滚到了地毯上。啊，对了！这倒挺合适的，为了今天晚上的会面，我得打扮打扮，第一个印象很重要。你打扮得怎样，别人就怎么样接待你。开了八个小时的车，看上去脸色苍白、头发成缕垂挂着。谁知道有多少独身旅行的商务男人今天晚上会红着眼睛盯着你看呢，再说，那位节目经理是专程从柏林飞过来的。

“你们现在带着法妮到走廊去玩一会球，”我把他们支出去，“我很快把东西整理好，然后我们去吃饭。”

我亲切地抓住他们的手臂，把这几个逗人的小鬼带到外面，表示这是我说的最后一遍了。“记住，好好在这儿玩足球。”我觉得我是在吼。“这儿挂着画，这儿还放着很贵重的东西！你们只能滚球！”

“难道我很讨厌吗！”弗兰茨嘟囔着说，好像受了委屈似的。

最小的法妮笨拙地沿着又长又黑的走廊兴致勃勃地走了出来，手臂上还缠绕着她最后从箱子里拖出来的衣物，我的花边胸罩悄悄地拖在她的足关节上。

维利高兴地拉下胸罩，放肆地朝正在闷闷不乐的哥哥扔去。

“别扔，你这混蛋！”

我把门碰上，让他们留在外面。

我的天哪，大人和孩子的行为到底还是不一样，我一面这么想着，一面将身上的灰拍掉。这是上帝有意安排的吗？男人和女人本来就是合不来的，可是孩子和父母也不协调——有谁想得到。

我一想起节目经理，心里就愈发慌乱。他一定要在今天，在我度

假的第一天和我谈谈,所以他特意从柏林赶过来。他当然以为他,我的支配人、我的幸福生活管理人和我的前程安排者恩诺也会在场的。但他——节目经理将会惊讶得目瞪口呆,这位可怜的小女人竟然能完全单独和他谈话!

昨天刚刚和恩诺吵完架,我突然接到这位高贵的先生打来的电话,开始我想肯定是恩诺,他想唠唠叨叨地来道歉。我非常粗鲁地冲着电话说:“喂!还有什么事?妈妈正在收拾行李,她丝毫不会心软的!”

“总编辑部的电话,卡尔博士先生想和你说话。”是一个沉着的女人声音。我被搞糊涂了,坐到浴缸边上,接着听到咔嚓声。温馨的音乐灌进我的耳朵,我拿着儿童牙刷坐到马桶盖上等着。我不认识什么卡尔博士,但自从我写了《出色的女人》后,就不断有一些陌生的卡尔博士和社会名流打电话来,要么请我参加访谈节目,要么让我朗诵一点书中的内容,要么让我参加签名售书,要么让我出席一个嘉宾访谈节目。我等着,过了相当长的时间,温馨的音乐结束了,又开始咔嚓咔嚓地响起来:

“哈——啰!”一个有旋律的男人声音,听得出他心情很好,就像杜鹃鸟在唱小三度。

“哈——啰!”我回答说。

“我是卡尔,愿你今天过得非常美好,齐斯太太!”

是卡尔又怎么样呢?说吧,“我是卡尔”,妈妈着急呢!快说吧!开门见山地说吧!小鬼们马上就要放学回来了,一旦他们回来了,那就什么也说不成了,再说我还得做饭。在恩诺·温克尔嗅出什么、拿着鲜花站在门口的踏脚垫上说要和我们一起走以前,我得先走掉!

“你有什么事吗,卡尔先生?”

“我很想认识认识你!”(犹如很有旋律的歌唱,心情几乎是太好

了)

“许多人都想认识我。”我像一个救世主一样开玩笑说。没有再比和一个逗人的先生在电话里说逗人的话使我更开心的了。

“我知道!”

那就说吧,你这个人至少有点古怪。我等着,“我是卡尔”也等了片刻。然后他说:“我们的节目经理部计划从十月份开始推出一套新的访谈节目,题目叫《星期日访谈》!”

“新奇的题目。”我表扬说。

“我们很希望能邀请到你。”

我的日程安排本子当然不是随便乱放在洗澡间的,不像恩诺,他在家里有好几个笔记本电脑连接座,卫生间旁边也有一个。但我不想离开我现在呆着的这块舒服的地方。

“好的,”我冷静地说。“我的女秘书今天休息……”(我的女秘书当然是一直休息的,她是世界上最空闲的秘书)。我装出好像在我硕大的日程安排本子上费事地翻寻着……“十月份我肯定还可以安排一个日程,那我该什么时候来呢?”

“你好像误解我的意思了。”

“那你把你的意思表达得清楚一点。”你这家伙,“我是卡尔”,现在你就直截了当地说吧!

“我们想请你担任节目主持。”

主持节目,我,家庭妇女,母亲,不小心成了畅销书作家,一小时前又成了女单亲。

现在,这个“我是卡尔”露出了他的真面目!我听见他在电话那头生硬地狞笑。

“当节目主持人?让我?”

“你对自己没有信心?”

“有信心，当然有。”对了，我现在是不是该开始哭了，说不，我对自己没有信心？

“不出我们所料，齐斯太太。”

“你们怎么会想到让我来干的？”

“你的书异乎寻常地成功，在我看来，你能说会道，善于应对。”

“嗯，你说得不错。”

“总之，齐斯太太，我很想认识认识你。”

“我很荣幸，可惜我明天一早要去度假了。”

“多长时间？”

“至少三个星期。”

“嗯，那么去哪里？”

“去瑞士，为什么这么问？”

“那我也去那儿，如果你不介意的话。”

“不过……”我考虑着许许多多事情，我怎么会对他这么重要？为什么立刻就要上马？我？亲自主持一个访谈节目！恩诺对此会说什么呢？他首先会彻底表示他的否定意见，他总是这样做的，这也是他最喜欢做的事情。他的否决是这样的：等等，这儿没有我什么都干不了。你是谁，你要干什么，谁是你的上司，你在听我跟你说话吗？你知不知道，在你面前的是谁？恩诺·温克尔，弗兰卡·齐斯的律师和幸福生活的管理人，此外还是她的第三个碰巧生下的孩子的父亲。嗯，这下你们吃惊了吧，在这儿，没有我什么都不行。

“我是卡尔”是我新生活中的第一个挑战。

这么随便地和一个重要人物打电话，而且没有恩诺在一旁向我做恶意的姿势，这是非同寻常的事情。只要我殷勤地拿着电话听筒在闲聊，恩诺就喜欢站在电话机旁粗暴地打手势。不管电话那头是谁，贝尔特兴大婶也好，德国电视二台的台长也好，弗兰茨的老师也

好,如果我说了恩诺觉得不合适的事情,他便一个劲儿地猛打手势、用敲打自己的额头表态、胡乱地在纸上涂写些难以辨认的东西,他瞪眼睛,指脑门,以说明我的行为有问题。

如果他现在在场的话,他肯定要挥手示意和瞪眼睛。他会在手纸上写“问问报酬”,或者用唇膏在镜子上写“不要口头答应”,或者用手语向我示意“让他等我们回电”。于是我这位可怜的小女人会再次感到,打电话甚至也是蠢事。

“那好吧,”我说,“明天晚上我们可以一起吃饭。我们明晚8点在阿尔贝戈-洛索纳饭店的餐厅见面,你觉得怎样?”

“阿尔贝戈,在什么地方?”

我把地址告诉他。

“这很好安排的,”“我是卡尔”说,“我马上让人订一张机票。”

嗯,没有恩诺的掺和,事情十分简单、一点不复杂。我现在站在一个像杂物间的五星级客房里,两个男孩在走廊里奔跑,他们把我的胸罩绕在法妮身上。过一个小时,“我是卡尔”就要到这儿来向我提供访谈节目主持人的机会,而我还没有做过头发,为见他而稍事打扮肯定是对的。不能让他改变主意,收回他友好的提议,男人的情绪可是变化无常的。

我趴在饭店昂贵的地毯上,将三十五个卷发筒捡起来。好了,现在只要找到一个插座就行了,然后马上就可以为我们在泳池边的第一次晚餐而迷人地打扮起来。三个乖孩子的妈妈,富有诱惑力的妈妈在月光下饮宴,而三个迷人的孩子在游戏角有教养地、听话地搭积木。节目经理将会着迷,他会说:“夫人,你正是我为我的大胆计划而要找的人。”

插座位于洗澡间大理石盥洗台旁边,它用三个眼子在咧嘴朝我笑,似乎在挖苦我:“我是一个瑞士插座!我们瑞士插座只能配瑞士

插头，你这愚蠢的旅游妈妈！”

我赤身裸体、头发散乱地站着，胸前捧着卷发筒，卷发筒却不想热起来。节目经理此时也许正在米兰降落！

我用一条浴巾将胸脯围住，开门往走廊看去。孩子们哪！妈妈正需要一个接线板！你们快过来，乖，听妈妈的话！以前我们也这样干过！现在别不听话！妈妈要得很急！

周围没有孩子，我一再关照他们，让他们不要走远，呆在我叫他们能听见的地方！

“弗兰茨！维利！”我压低声音叫着，尽量不引人注目。我的声音被饭店的墙壁反射回来，墙上装着玻璃眼睛的驼鹿标本直瞪瞪地看着我，隔壁的一扇门也开了，一个黑发男孩在张望着。

“哈啰。”我乏力地说。

这个黑发男孩说话很友好，但他说的话我听不懂。

“你看见我的孩子们了吗？”我和蔼地问。

又有一个褐色的脑袋从门缝伸出来窥视，我拉扯着围在胸脯上的浴巾。

“在这里玩球的孩子们，你们有没有看见他们？”

回答很热情，但听不懂。

这时门全开了。

他们的父亲用疑惑的眼光看着我，他的眼睛颜色非常非常深，他的头发非常黑，他是银湖的护林员。

“我在找我的孩子。”我这鸭妈妈无助地呱呱叫着，同时拉住胸脯上的浴巾。

这个男人回答了一些话，我听出来是“没有看见”的意思。

“没有看见，知道了，”我很快地说。“多谢啦。”

啊哈，一会儿那家的母亲还会来张望，所有的人都将用瑞士德

语声称,他们没有看见我的孩子,我就会显得傻乎乎的。时间过得很快。

也许消防车已经到了,正在把孩子们从游泳池里拉出来。

我们一开始就让人觉得讨厌。

“我能帮你吗?”这个男人问,他尽力用标准德语和我说话。

“啊,好的。”我高兴地说。“我需要一个接线板!如果你在瑞士到处旅行的话,你肯定一直带着这样的东西。”

这个瑞士人笑了起来。“我们不需要接线板的!我们是瑞士人,用瑞士插座,对吗。”

“啊哈,是的,没错。”我脱口而出。我也是个笨蛋,一个够蠢的德国笨蛋。

那个节目部老经理现在大概已在行李传送带旁高兴地等他的行李了,他要见一个标致的小女人。

我仓促地关上门。

真是尴尬极了。世上的女人当然都是打电话到总台要这样的东西的,他们会派饭店服务生将它郑重其事地放在一个银盘上送来,我正想拿起电话听筒,孩子们喧嚷地直奔房门,我高兴地为他们开门。

两个男孩将胸罩缠绕在法妮的肚子上,看得出来,他们高兴得很。

“妈妈,游泳池里有青蛙!”

“你们不该到游泳池去的,”我骂道,“法妮不会游泳!”

“所以我们就把她拴住,”维利起劲地说,“我们可以把她再拉上来!用‘网这儿’还可以抓青蛙!”

“网这儿”是我的胸罩牌子,它现在又湿又滑。

“你们帮我一个忙,到饭店总台去,”我说,“我需要一个接

线板。”

“这个词我不会说。”弗兰茨没有礼貌地说。

“接线板，”我说，“你记住阿达和彼得^①就行了。”

“不，这我记不住。”

“去吧！我要用我的卷发筒！”

“我该怎么说？”这回弗兰茨语气温和了下来。

“接线板。”我说。

“我不会讲英语，”弗兰茨还是不合作地说，“这不是让我去丢脸吗。”

“那你去。”我对维利说。

“老是什么都让我干！”维利叹气说。他垂头丧气地把湿漉漉的花边胸罩扔掉，扔到了弗兰茨的腿上。

“嗨，你这笨蛋！”弗兰茨进行还击。

我把这淘气的孩子拉进房间。

“你给我坐在这里，跟法妮一起玩。”我生气地说。“我现在要卷头发了，好了，我不想再听你说什么了！”

“你自己跟法妮玩吧！”老大嘟囔说，“又不是我生下她的！”

法妮根本也不想坐在地上，她想再把所有的卷发筒滚到地毯上，或者也进洗澡间卷卷头发。

人活着怎能不操心，我随便哼了起来，法妮在外面叫喊着敲洗澡间的门。大家都说我是一个出色的女人，因为我那本书的名字就叫《出色的女人》，而实际上我只是一个十分普通的单身抚养孩子的母亲。

① 接线板在德语中由“阿达”和“彼得”组成——译者